

# 《祖堂集》中的“西来意”<sup>①</sup>

方广锬

本文对《祖堂集》中所谓“祖师西来意旨”这一禅宗重要公案进行探讨。文章首先考察了该公案的产生经过，指出，虽然禅宗主张这个公案不可言说，但它具有重要意义。文章进而从教意、祖意到涅槃妙心这一角度，对这则公案作了细致的分析。

关键词：祖堂集 祖师西来意 禅宗 公案

作者方广锬，1948年生，哲学博士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。

《祖堂集》是我国现知最早的禅宗语录集，“西来意”是禅宗的第一等公案。本文拟欣赏《祖堂集》中的“西来意”，尝试探究其深言微义。

## 一、最早出处

从《祖堂集》的记载看，“西来意”这一公案出现得甚早。

《祖堂集》卷三“老安国师”条载：

坦然禅师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旨？

师曰：何不问自家意旨？问他意旨作什摩？

进曰：如何是坦然意旨？

师曰：汝须密作用。

进曰：如何是密作用？

师闭目又开目。坦然禅师便悟。<sup>②</sup>

同卷“怀让和尚”条也记载此事，称怀让颇为出家多年，未契真理而感慨，“时有坦然禅师，睹让嗟叹，乃命云游博问。先知<sup>③</sup>至嵩山安和尚处，坦然问西来意话，坦然便悟，事安和尚。师乃往曹溪而依六祖。”（第141页）

上面两条记载偏重于著录禅师们的交接要点，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不很清楚。《五灯会元》的相关记载则称，坦然、怀让一起到嵩山参见老安，坦然于西来意话

<sup>①</sup> 本论文属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T0406 资助课题。

<sup>②</sup> 《祖堂集》卷三，第108页。本文所用《祖堂集》为韩国海印寺藏版，日本京都禅文化研究所（花园大学内）1994年2月影印本。以下凡属《祖堂集》，所用均为这一版本，故仅随文标注页码。本文写作时利用了禅文化研究所1994年2月发行的《〈祖堂集〉索引》，谨致谢意。

<sup>③</sup> “知”字疑衍。

有悟，便留侍老安；怀让未有所得，便南下曹溪，依止惠能。

从上述记载可见：第一、“西来意”的完整表述应为“祖师西来意旨”。意为“菩提达摩从西天来到东土的宗旨”。《祖堂集》中经常把“祖师西来意旨”简称为“祖师西来意”、“祖师意旨”，乃至简称为“祖师意”、“西来意”、“祖意”。有时禅师们为了表达特有的意趣，也称“祖师玄旨”、“西来密旨”、“祖师西来的的意”等。第二、这一公案最早出现在弘忍十大弟子之一，老安所在的嵩山，由坦然向老安提出。坦然，生平不详。老安，即慧安（582~709），荆州支江（湖北）人，俗姓卫。又称道安、大安。为五祖弘忍十大弟子之一。贞观年中，于黄梅山参谒五祖，遂得心旨。其后在嵩山传法。后代禅宗以六祖惠能为正统，则这一公案，最早由禅宗的旁支提出，在旁支中也甚为盛行。《祖堂集》卷三《鹤林和尚》条：“问：‘如何是西来意？’师曰：‘会即不会，疑即不疑。’师却云：‘不会不疑底，不疑不会底。’”（第 104 页）同卷《先径山和尚》条：“问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师曰：‘汝问不当。’曰：‘如何得当？’师曰：‘待我死，即向汝道。’”（第 104 页）鹤林和尚、先径山和尚都是牛头宗门下徒子徒孙。第三、对于坦然的提问，老安没有正面回答，而要坦然反躬自寻。老安的回答，不答而答，答而未答。对于坦然的步步追问，老安最终采取绝言示意的办法。应该说，禅宗在这一公案上的基本态度，在它最早出现时已经具备。第四、按照禅宗灯史、语录的记载，这一公案最早提出时，以怀让日后成就最高，名气最大。他培养出弟子马祖，开创临济、沩仰两宗。但在当时的嵩山现场，老安、坦然两人最终晋至主看主的境地，而怀让却始终在一旁糊里糊涂地宾看主。在此我们看到佛教应时应机的魅力，这也正是后代禅宗五家分灯的原因之一。

## 二、是伪问题吗？

《祖堂集》中涉及“西来意”的公案共约 30 多则。问学僧的问话固然各有千秋，禅师的回答更是千姿百态。其中不少禅师，面对这一问题，往往表现出拒绝予以回答的姿态。如：卷四《石头和尚》条：

僧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

师曰：问取露柱去！

僧曰：不会。

师曰：我更不会。（第 149 页）

从这简洁干脆的语言，我们可以体会石头希迁那直截了当的风格。而以禅风峻烈为特点的黄檗希运则对问话僧更不客气。卷十六，《黄檗和尚》条载：

僧问：如何是西来意？

师打之。（第 613 页）

也就是说，提这样的问题，在黄檗希运那里是要挨打的。当然，《祖堂集》时代，像希运这样动辄抡棍棒的禅师还是少数。更多的禅师采取另一种拒绝的方法。卷十六，

《石霜性空和尚》条载：

僧问：如何是西来意？

师曰：如人在百丈井中，不假寸绳出得。此人，我则为答西来意。（第 619～620 页）

既然提问题的学僧没有空手从百丈深井爬出来的能耐，也就没有听取答案的资格。有的禅师还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。卷七《严头和尚》条载：

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

师云：移取庐山来，向你道。（第 272 页）

问话僧并没有神通，如何能够把一座庐山搬来？老和尚也就不必回答这一问题。类似的公案还有卷八《龙牙和尚》条：

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

师云：待石乌龟解语，即向汝道。

僧曰：石乌龟解语也。

师曰：向语者道什摩？（第 333～334 页）

老和尚提出“待石乌龟解语”这样一个从常理来说不可能达到的条件。但问话僧却说“石乌龟解语也”，亦即石乌龟已经解语，你提出的条件已经满足。问话僧这么说也有道理：既然砖头、瓦片都有佛性，石乌龟自然也可以解语。这时的老和尚怎么应付？老和尚竟说：“刚才说什么来着？”摆出一付装聋卖傻，宁肯赖账，也不回答的架势。

不过，老和尚的回答，看来也是看对象的。洞山良价面对云居道膺关于“西来意”的提问，马上不客气地责问对方，卷八载：

云居问洞山：如何是祖师意旨？

洞山答曰：忽有人问阇梨，阇梨作摩生道？

云居曰：某甲罪过。（第 332～333 页）

道膺（835～902），曹洞宗僧。蓟门玉田（河北）人，俗姓王。从洞山良价嗣法。后于云居山（江西建昌西南）开创真如寺，讲学三十年，大振曹洞宗风，是个非同一般的家伙。既然是个非同一般的家伙，那么，他的提问就不是不懂，而是别有用心。既然如此，洞山良价便毫不客气，执戟反击，云居道膺只好当场低头认错。

这么看来，“西来意”这个问题，似乎不但不应该回答，而且也不应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。那么，这是一个伪问题吗？从“祖师西来意旨”到“坦然意旨”到“密作用”，拐了几道弯。那龙牙居遁禅师却是直接从这一公案得悟。卷八《龙牙和尚》条：

师问洞山：如何是祖师意？

洞山云：待洞水逆流，则与汝说。

师于言下顿承玄旨。（第 331 页）

龙牙居遁禅师（835～923），抚州南城（江西）人，俗姓郭。十四岁，于吉州（江西）满田寺出家，复于嵩岳受戒，后游历诸方，参谒洞山良价，并嗣其法。其后受湖南马氏之礼请，住持龙牙山妙济禅苑。

龙牙居遁自己从洞山处因询问“西来意”而“顿承玄旨”，他却装聋卖傻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来对照一下洞山对龙牙的回答与龙牙对问学僧的回答：

洞山：待洞水逆流，则与汝说。

龙牙：待石乌龟解语，即向汝道。

两人的回答，异曲同工。但龙牙当年听了洞山的回答，便“顿承玄旨”；而现在当龙牙用类似的答案回答学僧时，那学僧却自作聪明地来个什么“石乌龟解语也”。看来人的根机高下，的确存在很大的不同。面对这个自作聪明的问学僧，龙牙和尚用装聋卖傻来反拨，期望对方能自悟，真当得一句“老婆心切”。可惜痴汉依然不悟。

也就是说，就上述禅师们而言，这个问题并非伪问题，并非不可问，不可答。也的确有人通过问答从中得到启发，得以顿悟。但它绝不是表面看来这么简单。把握住了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；把握不住，五里雾中，磕磕碰碰。因此在外人看来，便显得如此玄妙，不可捉摸。仅管如此，为了得到解脱，还是有无数僧人执着地行走在这条险径上。上文提到严头和尚的这样一个公案：

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

师云：移取庐山来，向你道。（第 272 页）

严头和尚的回答，与洞山、龙牙的回答，实质上完全一样，但问话的僧人没有龙牙和尚的根机与悟性，硬是不明白严头和尚说了些什么。不但不明白，而且还不死心，执着地揪住不放，过一会又来问：

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

师云：又与摩去也！（第 272 页）

严头老和尚不去认真深悟个中奥义，一个劲地来问个什么！

### 三、从教意、祖意到涅槃妙心

“西来意”这个问题，绝非表面文字表达的这么简单。但是，我们要把握它，只能先从表面的文字着手。禅宗传说，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，座中大迦叶破颜微笑。于是释迦牟尼宣布：“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实相无相、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”这就是“西来意”这一公案得以产生的背景。在菩提达摩之前，佛教公认，释迦牟尼的一代教法，从第一结集开始代代付嘱。其精要内容就保存在佛教经典，即所谓“三乘十二分教”中。如果说教外别传的才是真正的佛法，那么如何看待中国以前所传的经教呢？卷八《曹山和尚》条：

问：三乘十二分教，还有祖师意也无？

师曰：有。

僧曰：既有祖师意，又用西来做什摩？

师云：只为三乘十二分教有祖师意，所以西来。（第 318 页）

曹山明确肯定三乘十二分教与教外别传本质相同。既然如此，释迦牟尼为什么还要

特意付嘱，教外别传？菩提达摩为什么还要不远万里，来到中国？曹山的回答便又回到“洞水逆流”、“石乌龟解语”的立场上了。

大体同样的问题，又见卷五《雪岩和尚》条载：

道吾问：初祖未到此土时，还有祖师意不？

师曰：有。

吾云：既有，更用来作什摩？

师云：只为有，所以来。（第191页）

雪岩的回答，与前述曹山的回答，看起来相同。但是，道吾提出的问题与曹山面对的问题却略有不同。提问题方式的微妙的差异，使回答的旨趣也产生差异。不管怎样，曹山、雪岩都没有正面回答“西来意”这一问题。而芙蓉和尚则企图正面回答。卷十七《芙蓉和尚》条载：

问：如何是教？

师云：五千四十八卷。

如何是教意？

师曰：祖意即是。

问：如何是祖师意？

师云：教意即是。

学云：与摩即教意与祖意无二去也？

师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

大德便礼拜。

师偈曰：祖心即教意，教意即祖意。

欲识祖师意，祖师传佛心。

祖意与教意，一性一真心。（第649页）

芙蓉灵训看来，教内代代传承的佛教经法，亦即大藏经中的佛法，与菩提达摩教外别传的佛法，本质完全相同，所以明确提出“教意即祖意”，他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，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中的“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”<sup>①</sup>。在此值得注意的，不仅在于灵训提出的“教意即祖意”这一论断；不仅在于灵训那种肯定性的表述方法；还在于他对上述答问进行总结时编纂的偈颂。在此考察这首偈颂。

第一句：“祖心即教意，教意即祖意。”

看来这一句乃承接前述问答而来，对前述问答的总结。但仔细琢磨，发现不那么简单。如果单纯是总结问答，便应该总结成“祖意即教意，教意即祖意”才对。灵训为什么起手使用“祖心”改换了“祖意”？他想表达什么？

第二句：“欲识祖师意，祖师传佛心。”

这一句是理解整个偈颂的关键。灵训在这里明确指出：菩提达摩所传，实际就是

<sup>①</sup>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一原文作：“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除佛方便说。”（参见《大正藏》第9册第8页上栏）请注意，这里承认存在方便说的可能。

“佛心”，明白了这一点，就明白了什么叫“祖师意”。联系灵山会拈花微笑，灵训这里正面指明，菩提达摩“西来意”就是“传佛心”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灵训在偈颂开头，用“祖心”替换“祖意”。

第三句：“祖意与教意，一性一真心。”

“一性”，指“佛性”；“一真心”，指“涅槃妙心”，即“佛心”。“佛心”，其实仍然是“佛性”。从《坛经》开始，禅宗经常把“心”与“佛性”等用。在这首偈颂中，一方面为了强调“涅槃妙心”等同“佛心”、“佛性”，一方面大概也是受五字格律的约束，特意在“心”前冠一个“真”字。这句偈颂的意思是，无论是祖意还是教意，论述的无非都是同一佛性、同一佛心。灵训在这里又一次强调“教意即祖意”。

灵训偈颂论述的重心偏移为“佛性”，亦即“涅槃妙心”上。佛法与佛性固然紧密相关，不可分离；但毕竟是两个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在“西来意”这一公案中，本身就蕴含着“传佛法”、“证佛性”两层含意。佛法是可以宣说的，所以释迦牟尼有三乘十二分教传世；真如佛性（或言“佛心”）是超言绝象的，所以释迦牟尼只能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三乘十二分教中当然蕴含着可以契证佛性的内容，就好比人人都蕴含着佛性。但是，蕴含的，不等于显现的；可能性，不等于现实性。大迦叶本来蕴含着佛性，但以前自己没有证悟；释迦牟尼拈花示众，使得大迦叶证悟自性。所以，释迦牟尼拈花是必要的；而从启发众人证悟自己的“涅槃妙心”的角度，菩提达摩来华也是必要的。

按照上述分析，我们再来看曹山、雪岩的上述公案。

《曹山和尚》条：

问：三乘十二分教，还有祖师意也无？

师曰：有。

僧曰：既有祖师意，又用西来做什摩？

师云：只为三乘十二分教有祖师意，所以西来。（第 318 页）

粗粗看来，曹山的上述答问，就好比如下答问：

“人为什么要吃饭？”

“因为人要吃饭。”

似乎非常不讲道理。其实，理解上述曹山公案，关键还在“祖师意”。如前所述，“祖师意”蕴含“传佛法”、“证佛性”两层含义。如果学僧问题中的“祖师意”意为“证佛性”，则曹山的回答就十分顺畅：“三乘十二分教蕴含佛性，人人均有佛性，但是没有得到证悟。所以达摩要来。”如果学僧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，把“祖师意”单纯理解为“传佛法”，那曹山的回答对他来说，真类似是想要“洞水逆流”、“石乌龟解语”了。

如果说曹山的公案问话中强调“三乘十二分教”，比较容易使人把对“祖师意”的理解偏重于“传佛法”的话，雪岩的公案就更加明了。

《雪岩和尚》条载：

道吾问：初祖未到此土时，还有祖师意不？

师曰：有。

吾云：既有，更用来作什摩？

师云：只为有，所以来。（第191页）

佛法早在达摩到达几百年前就传入中国。所以，道吾问题中的“祖师意”，只能理解为“证佛性”。雪岩的答案也很明白：中国人已经具备解脱的根机，但有待善知识启发证悟。这就是达摩来华的原因。禅宗传说，菩提达摩的师傅这样嘱托他：

待吾灭后六十七载，当往震旦，设大法药，直接上根。……汝所化之方，获菩提者不可胜数。……汝至时，南方勿住。彼唯好有为功业，不见佛理。<sup>①</sup>

这段故事表述了两层意思：

第一、不少中国人根机已熟，等待你去教化。这也正是曹山、雪岩作“因为要吃饭，所以要吃饭”那种回答的依据。

第二、南方梁武帝为代表的中国人只知道做功德，与禅宗所传并不契合。做功德，也是佛法万途之一，经籍中亦有记载，本不可厚非。但与明心见性，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传佛法，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，证佛性，则是其中的核心部分。这或者可以作为解读上述关于“三乘十二分教”与“祖师意”关系的一个注脚。

在禅宗看来，祖师西来，并非简单地传播佛法。因为佛法实际早已传到中国。但传到中国的佛法形态各异，有些并非是究竟解脱法门。什么是究竟解脱法门？就是明心见性，证悟自己内在的佛性。佛性人人都有，只在能否自觉而已。达摩西来，就是为了让中国人自觉佛性。卷十八《仰山和尚》条：

问：如何是祖师意？

师以手作圆相，圆相书佛字。（第675页）

仰山在这里所表述的是：达摩西来，就是为了让东土人证悟自己的佛性本来圆满。

所以，所谓“西来意”，本身并不深奥。卷十三《龙潭和尚》条：

僧问：如何是祖师意？

师云：要道有何难？

僧云：便请师道。

师云：将谓灵利，又却不先施。（第502页）

“西来意”并不深奥。但要讲出来，却不是那么容易，也不能那么容易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关于这一点，笔者将另外叙述。

（责任编辑 黄夏年）

<sup>①</sup>《五灯会元》卷一，载《续藏经》，第80卷第40页下栏。